



新年,我画了一个挂历

多年前的一个新年,我将日记本腾出一页空白,画了一幅画。画上那个戴着黑眼镜,向上拎起挂历的小伙子,就是我自己。挂历已经很高了,仍嫌不足,又添了只报春燕子,想让它带着挂历飞得更高。

现在看,这幅画里最意味的,应是挂历上1978这个美术体数字,它表明了一个重要年份。此前,生活已



刘齐画

经有了变化,但从1978年开始,生活将发生更大、更深刻的变化。以我一个二十几岁青年懵懂的目光,虽然无法全面感知、预判这些变化,但鬼使神差般,我却将1978这个数字,突出地、一笔不苟地画了出来。画中的我,姿态是昂扬的,满怀希望的。

当时,我在东北一家大型国企——沈阳鼓风机厂的宣传科工作,厂领导祝贺记下班后常到我们的办公室哼两嗓子京剧花脸。以前他哼的是李勇奇,后来哼的是窦尔敦,哼完了夹着空饭盒骑车回家。我则到食堂打四两高粱米饭,菜是7分钱一份的粉条海带,吃完回办公室继续写稿。那时真年轻,画面上我后脑勺那一抹黑发绝对对写真。戴的老式棉帽,土名“火车头”。穿的是分量很重的大棉袄,当时哪里想到,我和厂内外许多同龄人,若干年后都将换上轻盈耐穿的羽绒服。但那时我的这身打扮已经很不错了,棉袄里面有衬衣,外面有罩衫,三层衣物防着小北风,你还要怎样?我在农村时,那个村子的农民福德子,隆冬腊月,光溜溜的上身,只穿一件露棉絮的破棉袄,外加一条不太破的细麻绳。

挂历的封面,草草几笔,画的是白雪和松树——当时的我,是想借此

寓意纯洁还是坚强,记不得了,但有一条我敢保证,如此构图尽管平庸,却不会犯错误。当年那些专业的挂历设计者,受种种束缚,其题材范围,也不会比我强出太多。人群中最大胆、最有想象力的头脑,也很难设想,一段不太长的时间过后,中国的挂历,将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相应发生令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赞不绝口、批评不停的变化。春秋四季、南北风光、古典名画、西方经典、静物写生、人物肖像、珍禽奇兽、日月星辰,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冲击着、更换着人们的思维模式。

其中,最引人瞩目,或者瞩目了却不肯承认的,是姿容百态、气象万千的美女挂历。老实说,我也没少瞩目。新旧交替的年月,走在路上,行于店铺,只要经过那些推销挂历的摊位,人争气眼睛不争气,或可说,人健康眼睛更健康,于是,五光十色中总往美人画上瞅。买是不买的,却要看看个仔细,不但看美女挂历,而且要看挂历买主,什么人呐,这么坦荡、豪迈,一买买好几本。店家欢喜,赶紧慢包,弄成一个长圆柱模样,郑重捧给顾客。知道的,认为那里藏着一百个媚一千个娇,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些大号的擀面杖。那一时期过年,街头巷尾,会冒出许多怀揣“擀面杖”的人物,每一位都是胸有成竹、顾盼自雄的样子。他们携带的,不单是美女挂历,但只要是挂历,就带着喜气,受到欢迎。

光阴也快也慢,这才几年啊,“擀面杖”不声不响,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之外,贺年片,带信封的、不带信封的,也很难见到,你们都到哪里去了?也不正式告别一下。

大街上,随便逮个女的哪怕是

是个老太太,你都可以管她叫美女,就算她面无表情不予笑纳,也不会跟你急眼。

挂历还在,只是变了方式,在电脑里、微信里,以虚拟的数字形态,帮助人们把握时间,认准节气,展望未来。我仍然写日记,却不怎么在日记本子上画画了。

辞旧迎新之际,当年的工友和同事,会传来高高兴兴的电子挂历,内容多是养生和健体,也有老市区、老厂区的亲切影像。我会马上回复三五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包,然后,接通音频、视频,彼此听到真声,见到真容,一起回忆美好的、努力上进的青春时光。

漱小疏

风景

闫耀明

8号床患者林爷爷的怪异,在他住院的第一天,方护士就察觉到了。尽管林爷爷行动不便,两腿颤颤地没有力气,但是他每天都要离开病床,小心地挪到窗前,扶着窗台,向外面望,好像窗外有他喜欢的风景。

方护士感到林爷爷怪怪的。她还趁林爷爷在床上沉睡时,也来到窗前,扶着窗台,向外面望,希望知道林爷爷在望什么。可方护士看到的是城市的街道、高楼、路边的树和水一样流动的车子。

病房在21楼,居高临下可以望到更远的地方。更远的地方,就是城市的边缘了,那里仍然是街道、高楼、路边的树和水一样流动的车子。方护士没发现有什么特殊的,更没有风景。

“林爷爷,您每天向窗外望,望什么风景呢?”给林爷爷输液时,方护士问。

林爷爷似乎怕疼,方护士在他手背上扎针时,咧咧嘴,没有回答她。

方护士便不再追问。林爷爷今年岁大了,有点怪异的行为也属正常。在住院部工作的方护士见过太多的患者,什么样的怪异行为都遇到过。

有一天,林爷爷扶着窗台,望外面的风景,见方护士走进来,便颤颤地回到病床上,慢慢地躺下,让方护士给他量血压。量完了,方护士在病历上作记录,林爷爷说话了。

“丫头,能不能帮我找一张纸、一支笔?”

方护士一愣,问:“林爷爷,您要笔和纸干吗?”

林爷爷咧着嘴,笑笑。回到护士站,方护士便找来了一张白纸和一支笔,送给了林爷爷。

林爷爷接过去,连连向方护士道谢。

护士们的工作是忙碌的。快下班的时候,方护士来到林爷爷病床前,给他送口服药,叮嘱他按时服用。

这时,方护士惊讶地发现,林爷爷在那张白纸上画了一幅画。

“哇,林爷爷,您画得真好呀!”方护士发出惊叹。

那是一幅风景画,画面的主体是一座大桥,桥边生长着一些树,桥下是泛着涟漪的流

水,河岸边分布着一排排楼房。方护士学过画画,她发现,林爷爷的风景构图很合理,既突出画面的主体——那座大桥,又很好地照顾到了树木、楼房、流水等的分布,画面清晰有序。这是一幅不错的风景画。

方护士问:“林爷爷,您画得真好。您为啥画这座大桥呢?”

方护士感觉,这个问题也许和林爷爷的怪异行为有关,而且她恍惚觉得,这座大桥有些眼熟。

可林爷爷只是咧着嘴笑笑,没有回答她。

看着林爷爷的笑,方护士的心抖了一下。她突然感到,林爷爷的笑很特别,似乎是了却了一件心事,又仿佛是在与这个世界告别。

第二天,方护士上班,发现8号床空了。

林爷爷与这个世界告别了。

方护士对患者离世这样的事情已经见得太多,但林爷爷的去世,让她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情绪在涌动。她来到病房,看着空空的8号床,发呆。她隐约感觉,林爷爷的怪异行为,似乎在向她传递着什么。

窗台上,放着林爷爷画的那幅风景画。

方护士拿起来看,又将目光放得长长的,望窗外的风景。

她隐约望到了更远处的城市边缘,有一座大桥。方护士的心里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下班后,方护士没有回家,而是开车来到了城市边缘,来到了那座大桥前。她拿出林爷爷的画,又望了望眼前的景致。

方护士惊讶地发现,她眼前的风景,与林爷爷的画一模一样!“我的天!”方护士叫出了声。

第二天,院长告诉方护士,林爷爷是著名的桥梁专家,这座位于城市边缘的大桥是他退休前设计的最后一座大桥。

院长指着林爷爷的风景画说:“这是刻在林爷爷心里的风景,也是他留给这座城市的风景。”

方护士把那张风景画贴在了护士站的墙上。

这个时间 又见雪花纷落

(外二首)

武海涛

这个时间
脚步像雪花纷飞
马路上人越来越多
此刻拥挤的心情
空气一样稀薄
时间也被挤出来
和我这个年纪很像

唯一能挤出来的
也只有时间了
像天空
被剥离下来的雪花
一片一片掉下来
瞬间变成流水

雪越下越大
落满我的周身
尤其鬓边,很白
雪,不知道要下多久
我还在路上
始终在雪花中奔波

所有路都白了
这座城市
散发着洁净的气息
何时我才能抵达
一直在漫长的路上
这个时间
雪花一直在纷落

看雪

越来越小的黑影
在云雾中化作一个点
其实,我的内心
一直有雪的纯粹

在雪中
所有人都像雪花一样
在掌心和手背间,翻转
譬如生活和爱情

做一个真正看雪的人在雪里拉近距离
抚摸那些花白的树
以及花在路上时间

雪一直在下
我和你可否走到远方
去迎接一袭红装
绽开漫天的飞雪

听雪

只有这样的季节
我才会在一把胡琴上
把每一个音符
融化在雪中

风的声音里有一种呼唤
犹如刻满你名字的枫叶
瞬间被雪花覆盖融化
像一首耐听的歌谣
一直在漫长的路上
在一场爱情里盛放
我把手慢慢铺开
你的笑容
让雪花簌簌飘落
在眼角流淌

听雪
在心尖上方
向下滑落

卧龙湖冬捕

宋东泽

卧龙湖,辽宁第一大淡水湖。流域面积1644.6平方公里,水域面积67平方公里。卧龙湖去过多次,最忆是冬捕。

冬季的卧龙湖千里冰封,顿失滔滔。但到了冬捕的日子,就变得热闹和喜庆起来。

冬捕是一种古老的渔猎方式,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康平地区曾属辽地,目前境内发现辽金时期遗址多达170余处。小城市的千年佛塔,辽河西岸的锦州城,还有卧龙湖的滚滚流水见证了康平的历史沧桑。

史载,辽代契丹族每当冬季有贵客来临时,有把帐篷搭在冰面上,在帐篷中用铁器将冰面磨薄,主人陪同客人观看鱼儿在冰下游动而取乐的习俗。到了饭点,再将冰面击破,鱼儿跃出水面,现捕现吃,十分鲜美。民间有“秋打插江鱼,冬打稳水鱼”之说。

冬捕最关键的是“打冒眼”,也叫“打冰洞”。“打冒眼”就是通过观察冰层、辨别风向后,找寻隐藏在厚厚冰面下的神秘密码。只有这个“眼”选得准、选得好,渔网下去后,众鱼才能鱼贯而入,游走进网。

“打冒眼”是对渔把头猎捕技艺的考验。“把头”,蒙古语是英雄的意思。渔把头,是渔猎部落的灵魂人物,通常具有丰富的渔猎经验,被渔民们信任推崇。

狗皮帽子、大皮袄、棉乌拉、红腰带,一大早,渔把头带领众渔民竞相亮相。现代的羽绒服原本可替代大皮袄,但渔民们这身装束不仅是为御寒,更是薪火传承的体现。

“上冰喽!”渔把头划破天际的一声呐喊,在茫茫的冰面上如炸雷般响起,打破了冬湖的沉寂。

渔把头手拿冰镩子,找到“冒眼”,双手高高抬起,用冰镩子全力凿向冰面。厚厚的冰面,被凿出一个冰点,一下、两下、三下……有人凿,有人将凿下的冰块、冰屑及时清理。几镩子下去,冰槽子便显现出来。冰槽子需要细致打磨,不光滑容易刮渔网。最原始、最传统的捕鱼方式,一直被后人所保留,成为文化遗产。

冰槽子凿好后,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渔把头用冰镩子使劲砸向冰槽,直到砸穿一个洞。大网徐徐入水,一股水流瞬间涌出,随着水流,各种鱼类竞相入网。大网缓缓移动,众人齐拉绞绳,喊声惊天动地。此时,冰下已用渔网形成一堵严实“墙”,随着人力、绞盘和绳索的拉动,大网徐徐展开,大鱼网罗其中,小鱼则可穿网而过,决不竭泽而渔。

“出鱼喽!”随着渔把头一声洪亮的吆喝,雾气腾腾的卧龙湖开始沸腾起来。几个小时的等待之后,长达千米的大网在几十个渔民的协作下被缓缓拉出。

鲤鱼、鲫鱼、鲈鱼、嘎鱼、草鱼、胖头鱼……一条条泛着光的鱼在水雾间欢腾跳跃,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众人齐声喝彩,渔民们满脸笑意,周围响起阵阵掌声和呐喊。游客们迫不及待地等着头鱼,好抱着它合影、纳福,刺骨的严寒早已忘在脑后。

头鱼拍出大价钱,剩下的鱼游客便争相抢购,康平县内靠水吃水,也有众多以做鱼为主的饭店。辽河鱼生长缓慢,肉质紧致细腻、营养丰富,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酱焖调汤,都可谓人间美味。

此时,银装素裹的卧龙湖广场,热闹非凡,冰上自行车、雪地摩托、碰碰球、马拉爬犁等冰上娱乐项目,让大批游客直呼过瘾。伴着冬日温暖的阳光,在冰雪的映照下,幸福洋溢在游人的脸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昔日贫瘠荒芜的地方,如今已变成“风吹稻花香两岸”的“聚宝地”……鱼腾冰湖天下醉,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丰厚馈赠。冬捕过后,春天的脚步便越来越近了。



节气风物

小寒

米丽宏

老家人总说,小寒刁蛮大寒愣。愣,还可将就,不就显得“呆”一些嘛;刁蛮,就比较不可忍。它蛮横、尖刻,冷得一点道理都不讲,触觉上都受不了。风直扎到骨髓里去,肉疼咬。

小寒,于二十四节令中倒排第二。按理说,论寒,小不及大,但据气象学家统计研究,大多年份,小寒之寒甚于大寒。论寒,是小寒更甚。想想呢,也正常。冬至,是北半球日照时间最短的一天。冬至到小寒,太阳直射点虽在悄悄北移,但仍位于南半球。白天的热量收入,抵不住夜间的热量流失,温度当然会继续降低。老话讲:“冷在三九”,“三九”一般都在小寒节气内。因此,小寒时节,哈气成雾,滴水成冰,是很自然的事情。

小寒风雪载途,是常见的景观。那种寒冷,呛人肺腑啊!冰冷的空气,肃穆的荒野,更能挑动心底里悲愤的那根弦儿。文学大家深谙这种道理:80万禁军教头林冲,英雄末路,被一场苍茫大雪救了性命,风雪夜奔上梁山;《红楼梦》大幕降,宝玉披着个大红斗篷,步履艰难,往深雪茫茫的天地里去了。

而普通百姓,则一反其他三季的奔波劳碌,倒显得闲适起来。以前的乡下,小寒时节,一个主题词:烤。靠近一炉火,就是靠近了温暖和幸福。在炉边,烤花生,烤红薯,烤馒头片……烤一切可以烤的东西吃起来。炉火,照亮了手和脸,暖意,发散周身,寒冷委地,浑身解了绑绳似的。手足都热乎了,鼻尖尖上都有了微汗。

在炉边,人们还会传唱那唱不厌的《九儿歌》。“一二三”九,一天天数过来。到小寒,已数到了二九、三九。诗书人家的“纸上梅花”已描红十大几朵甚至二十多朵,红艳艳一片,像一簇火,暖在心头。

小寒时节,最宜煨炖。瞧瞧那火字旁啊,看这两个字,心里都暖和。炖羊肉、炖排骨、煮粥,再来一串老北京糖葫芦。软软糯糯香,嘎嘣嘎嘣脆,红红绿绿,晶晶亮亮,视觉、味觉、嗅觉、触觉、听觉,五味大集合啊,是小寒独有的享受。

但那肥肉荤腥,哪天能吃哩?最补还是家常饭。小寒时节

的早晨,一碗暖心的粥最补肠胃。五谷杂粮,时令青蔬,温乎乎一锅粥煮出来。大海碗、竹木筷,一家人在寒风扑打的窗下,呼噜噜喝着喷喷香,一碗喝尽又一碗。一碗粥,吃得暖乎乎,逼走了小寒的刁蛮。

对于上班族,还有什么能比上下班路上明暗天光的交替变幻更敏感的呢?从冬至到小寒,下班时间从披星戴月到华灯初上,再到霞光陨落,在悄悄演变。黑夜,以缓慢不可知的速度在递减。但,夜仍旧还是很长呀!杜甫诗道: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霰寒宵。说的就是昼短夜长、岁月逼人的催迫感,充满凄冷和寂寥。而我却觉得,忙工作,走向夜色,迎来的光阴是黑丝绒一般旖旎啊!回到家,回到温暖的私人空间,做点什么都好呢。

古时文人惜时,长夜难尽时秉烛夜读;旧时生活条件低下,流连火边以消寒夜。现代的我们,暖气充沛,衣食无虞,小寒之夜正合用来享受人生、自我修炼。你可以赴一场风雪之约,“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酒不醉人人自醉;你可以雪夜访友,可畅谈可借酒可观剧,也可以仅仅看一下朋友就回返;也可以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小窝,从容地读一卷书,举一盏茶,凝视一堂山水。慢慢咀嚼,慢慢品。夜,深了。静极,心思也敏锐极。微微拂动,如风中的触须。在寒天,于节令,于生活,竟生起独沽一味的感受与品味。

小寒?在窗外呢。它阒寂,它嘶吼,它结冰,它飘雪,它光照淡泊,气温暴跌。你管它干吗?小寒刁蛮大寒愣,刁也罢,愣也罢,一个恍惚,也就春暖花开开了。那时,寒冷,全成了记忆。

小寒连大吕,欢鹅垒新巢。拾食寻河曲,衔紫绕树梢。

本版插画 董昌秋